

犹忆那缕腊味香

□黄红英

新春的风带着寒意迎面而来,走在街巷,时不时能看到一些人家的窗前,晾晒着条条的腊肉,挂挂的腊肠。往后几日,板鸭、腊排骨也次第添上。寒风穿巷而过,一缕若有若无的咸香,总轻轻拂过鼻尖。每次看到那些腊味,恍惚间,又看见父亲从灶膛里铲出炭火,架起火盆,黑色的木炭在火盆里不时发出噼啪声响。在氤氲的烟火中,那抹身影熟练地抬手,挂起了腊肉,阵阵的腊肉香盈满童年的岁月。

儿时家境清寒,全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,买肉还要凭肉票,腊肉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父亲常笑着说:“有新鲜肉吃,就已是福气了。”日子在粗茶淡饭里缓缓淌过,待到我上中学时,改革开放已有七八个年头,家里的经济也有所好转,肉票成了泛黄的记忆,家里的餐桌上,终于多了肉香。吃肉不再是过年专有的福利。

从那以后,每年冬至一过,父亲便开始忙碌起来。他总会选一块肥瘦相间的腿肉买回家,放在案板上,用刀划成数个“井”字,皮却是连着不断。母亲拿出早就用酒瓶砸得细碎的食盐,细细涂抹在肉上,然后放进陶制的大钵头里,再撒上切碎的生姜、拍扁的八角茴香。接着,父亲又倒上半瓶自家酿的红酒,

暗红的酒液浸润着肉块。接下来的十几天,母亲每天都要翻动肉块,有时,还会在一旁念叨:“勤翻着,才能咸香入味。”那时的我,总爱在钵头边打转,眼巴巴盼着腊肉快点做好。

腌好的肉被父亲用麻绳穿起,拿铁钩吊在檐下。白天,冬日的暖阳和风,把肉里的水分慢慢吹干;夜里一得空,父亲便在厨房生起炭火盆。炭火噼啪作响,暖意裹着肉香漫遍全屋。腊肉在火盆上滋滋冒油,油珠不时滴落进炭火盆里,“嗤”的一声,腾起一阵带着焦香的油烟。我们几姐弟围着火盆烤火,父亲坐在一旁,细问我们的学业,还不时起身调整腊肉的位置。阵阵肉香袭来,馋得我们姐弟几个直想流口水。趁父亲不注意,我会偷偷撕下一小片瘦肉,塞进嘴里,咸香醇厚,越嚼越有滋味,那口感,比如今的烤肉还要勾人。父亲其实早已知晓,却从不斥责,只温柔叮嘱:“腊肉很咸,要配着饭吃才好。”

经过半个多月烟熏日晒,腊肉变得油亮深红,瘦肉紧实,肥肉透亮。父亲又找来干净的油纸,把腊肉裹好,继续吊在火盆边慢慢熏烤。距离春节尚有几日时,父亲便会叫母亲切上一盘腊肉,配上鲜嫩的冬笋或是胡萝卜、香菇,下锅快炒。腊肉的咸香裹挟着

笋的清甜、菇的鲜香,一上桌,满屋子都是诱人的味道。平时饭量不大的我,总能多扒半碗米饭。

随着日子渐渐富足,父亲的手艺也越发多样。腊肠灌得紧实,腊排骨腌得入味,或炒或蒸,都是让人忘不了的美味。每到春节,腊味必然是饭桌上常见的一道家常菜,一家人围坐桌前,腊香盈口,笑语满堂,那是最浓的年味。

后来,父亲走了,那盆炭火,那抹腊香,便再也没有了。这些年,我吃过不少人家的腊味,味道各有千秋,却始终找不回记忆里的滋味。

春已到,年味愈来愈浓。仰头,又望见小巷人家的阳台或楼顶上,一条条腊味泛着诱人的焦黄。小巷里,也有一些人家,正用茶子壳熏制腊肉,烟熏的肉香随风散在巷子的每个角落。曾经守着火盆烤腊肉的日子不时浮现于眼前,那些藏在腊香里的父爱,都化作了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,却永远妥帖地藏在心底,成为岁月里最温柔的念想。



扫一扫,听一听

“莓”好回忆

□林雪莲

春已渐深,窗外的枝头绽着新绿。整理旧物时翻出一张照片——竹编小篮里,红宝石般的草莓叠得整整齐齐,果霜还依稀可见。记忆忽然被拽回那个深冬的周末,空气清冷,而秀水草莓刚刚上市。

那时街头水果摊上,竹篮里的草莓还带着田野的讯息。一颗颗红得那般有层次,熟透处是沉静的绛紫,背阴面晕着少女颊边似的胭脂粉,薄薄一层果霜覆盖着,指尖轻触,凉意便携着清冽的香沁入肌肤。我拿起一颗咬下,香气从鼻尖漫到喉头——不浓烈,却悠长得让人恍惚,仿佛霎时置身晨露未晞的草莓园,微风里满是熟透的甜。

那香气引着我去了小镇。路旁的田地一直延伸到山边,溪水还静静地流着。几十座塑料大棚如白蘑菇般散落田间,蔚为壮观。记得遇见一群游人,导游的声音清脆:“这些大棚承包给村民种草莓……这里冬暖夏凉,霜期短,昼夜温差大,草莓格外香甜。”

深冬的大棚里却是另一个世界。绿油油的枝叶下,红艳艳的果实如宝石缀满,甜香扑面而来,瞬间融化了所有严寒。两层薄膜、粗大的不锈钢柱,围出一方温暖的春天。农户们用紫云英、农家肥守护着土壤,与水稻轮作,以水调节土地——那份对自然的敬畏,让每一颗草莓都带着纯净的底色。

我俯身细看,短圆锥形的果实饱满端正,红得透亮。枫香草莓清雅,牛奶草莓醇厚,两种香气在空气中交织。游人的笑语萦绕耳边:“每年冬天都惦记着这里的草莓。”“味道果然名不虚传。”“拍照也好看,已推荐给朋友了。”那时我也提着满篮的丰收,心里装满了甜。

整个冬天,草莓的香便漫进了我的日子。切片拌入酸奶,红白相映如画;捣碎成酱涂上面包,便是朴素的盛宴;或制成冰沙,任果香与凉意唤醒倦怠的味蕾。春节团圆饭后,那竹篮里的红艳与金桔、糖果相伴,成了记忆中一抹温暖的甜蜜变奏。

如今春日融融,草莓季应已近尾声。但那个冬天里的热闹景象犹在眼前——昔日宁静的小镇因这红润的果实而生机勃勃,大棚里的温暖托起了村民们们的“莓”好日子。这份冬日里的甜蜜产业,不仅甜了游人的舌尖,也甜了小镇的春天。照片静静躺在掌心,我仿佛又嗅到了那穿越季节的、清冽而持久的甜香。

新春专版

回家过年

□柯子爱

年将至,“马上回家”成了华夏儿女心中最热切的祈愿。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,这句朴素的话语背后,是千年不变的文化根脉与情感皈依。年,是团圆最极致的仪式,是几亿人同一时刻朝向故乡的深情奔赴。对海外游子而言,家更是跨越山海也无法割断的脐带,是走得再远、飞得再高也必然回望的灯塔。

同事徐先生一家,便是这万千归心故事中的一帧缩影。兄弟姐妹五人,四人散居海外,事业各有建树。今年,他们竟奇迹般地约齐,从欧洲、美洲的繁忙中抽身,齐聚闽北。他大哥从比利时飞行十多个小时,落脚在祖宅翻新而成的“景德精舍”。他说,这里如今虽常作侨胞活动之用,却永远是兄弟姐妹们心中“航船永久停泊的码头”。“回家的路,是从未陌生到熟悉的切换,更是从思念到团圆的奔赴。”在异国,他早已习惯刀叉与西餐,但梦里萦绕的,仍是故乡扁肉的鲜香、糍粑的糯甜;口中能流利使用他国语言,梦中呢喃的却永远是儿时的乡音。

徐姐姐的归途更为漫长。她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经营事业,回乡需先飞葡萄牙里斯本,再转杭州,航程近二十二小时,几乎绕行地球半周。路途虽遥,她却说:“心里没有家,骨骼里没有国,事业是做不好的。”这份底气,亦源于身后日新月异的祖国。如今,广州、上海、杭州等地,皆有为海外游子贴心服务的航站楼;昔日天堑,早已化为通途。对比之下,我不禁想起数十年前自己的归家路:绿皮火车摇晃终日,又遇大雪封山,两百公里路程,在透风的汽车站里苦等,在泥泞的陡坡上推车,竟也走了二十二小时。而今,同样路程,已是高速直达,一杯茶、一脚油门的工夫。国家发展的巨力,实实在在地缩短了游子与故乡的时空距离。

然而,并非所有归途都这般顺遂。小侄女远嫁多伦多,仅有一周假期返乡探望九十多岁的长辈。启程日遇暴雪,航班连环延误,行李误送,最终假期耗尽于中转途中,未能与亲人见上一面。她的故事道出了许多普通海外打工者的无奈:回家过年,除却一腔乡情,还需时间、金钱

与运气的多重成全。

年前,我参与策划了一场侨乡写春联活动,恰设在徐家祖宅。红纸铺展,墨香氤氲,一幅幅春联福字在书法家笔下化作温暖的祝福。南平市书协陈主席感慨,自己女儿亦在海外,此次以侨眷身份送福,别有一番深意。徐家三代扎根海外,枝叶遍及巴西、比利时、葡萄牙,人口已逾二百。徐姐姐说,今年家族中人大多回来了。这场相聚,不仅是亲情的团圆,更是一场跨越重洋的文化寻根。

大哥提及,飞机降落浦东机场那一刻,心便彻底踏实,“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,反而不急着赶路了。”他与老友驾车缓行于江南,看风景,访旧识,让归乡的喜悦在舒展的节奏中慢慢发酵。这种从容,或许正是新时代归途的新注脚:路不再艰险,团圆便不只是终点,更成了可品味的过程。

时代奔流,回家的路从“风雪夜归人”的艰辛,变为“天涯若比邻”的便捷。然而,当路途的坎坷褪去,那份“近乡情更怯”的浓烈期盼,是否也随之稀释?如今常有“回家吃顿饭便返程”的情形,团圆仿佛成了日程表上的一项。便捷或许消解了过程的重量,但深植于血脉中的召唤,从未改变。形式或有流转,内核永恒如初——那是对同一盏灯火的凝望,是对同一桌饭菜的执念。

万里归乡,终抵故土。此心安处,即是吾家。愿所有漂泊的身影,都能在年华春节抵达温暖的港湾;愿所有跨越山海的家国情,都能化为建设故园的热忱。无论身在何方,侨心永向祖国,家人永远团圆。马年快乐,回家过年。

临近过年,街面上卖年货的小店特别热闹,红灯笼、红对联、大红中国结、红“双喜”、红“福”字,目之所及,红得如火如荼,营造出年的浓烈氛围。民间传承下来的习俗,过年在自家大门上方的正中位置贴个大红“福”字,在大厅正墙上挂个大红“福”字,表示福到、迎福、纳福、福星高照、福气满堂。福是吉祥、幸运的象征,谁都想在新的一年里,好事多多,惊喜连连,让所有的愿望梦想成真。

“福”字拆开,一边是个“示”字,另一边是“一、口、田”。这“示”(qi读其)字,原意是管理地上的人鬼之神。老祖宗在造字时,对“福”的理解极为简单:祈佑神灵保护,人人都有良田,能种食物,能吃上一口饭。在远古社会,老百姓有田种,有饭吃,就是最幸福的事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,老百姓虽有田种,有饭吃,但田属于奴隶主或地主老财所有,种田是帮别人种,他们心中的愿望是,能有属于自己的田,自己耕种养活自己和家人,这就是幸福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,社会制度的变更及社会的文明进步,人们对“福”字的理解,早已突破“温饱吃喝”这个底线,向高层次飞跃。对于幸福的定义,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理解,答案自然也就不尽相同。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这是存留在人们内心永恒不变的“福”。

过年贴“福”字,这是喜庆的象征,图个热闹,图个氛围,皆大欢喜。但有些人贴“福”字,喜欢倒着贴,以为倒着贴就是“到福”,我个人认为“福”字还是正贴为好。有福气的人都是坐得端行得正,端端正正的福分享受起来就稳稳当当。如果把“福”字倒着贴,似乎有把自家的福气往外倒的意思。当然,这种观点未必正确,不必强求。

“福”字正贴反贴是个人喜好,但“福气”不是贴出来的,是靠勤劳、节俭、奋斗养成的。有道是“勤劳是福”,要想致富,你必须具备吃苦耐劳、拼搏奋斗精神,要想有才气,你必须努力学习、刻苦钻研,勇于攀登别人认为登不上的高峰。“福气”,无论是靠体力或智力赚来的,只要不是投机取巧而得的,这种“福气”都是令人钦佩敬畏的。“福气福气”,我认为福是奋斗成功的结果,气是奋斗过程中的一种精神,努力奋斗就会成功,你就是个很有福气的人。

“福”字贴在马年的大门上,就让人产生“跃马扬蹄”的感觉。你想想,一匹威风凛凛、浑身福气的奔马给你当门卫、当保镖,只许吉事好人人门,一切龌龊污秽的东西被堵在门外,这个“福”字,就成了福佑平安。一家人没病没灾,平平安安,岂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一个“福”字,还会让人想到当今的好日子,幸福的生活。有学上、有饭吃、有事做,住有房、行有车、购有物,闲时可游山玩水,可登高远足,可喝茶聊天,可刷刷视频,逛逛公园,徒步健身,这些都是和平年代给予的幸福。没有一个好时代,哪来的幸福?要学会珍惜,懂得珍惜,千万别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呀!

带着文明旅游 拎着快乐回家



闽北日报(宣)